

美 國 生 活

編 著 者 葉 秋 原

鄧
鳴
階
贈

上 海 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不 准 翻 印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再版

美國生活(全一冊)

(定價銀五角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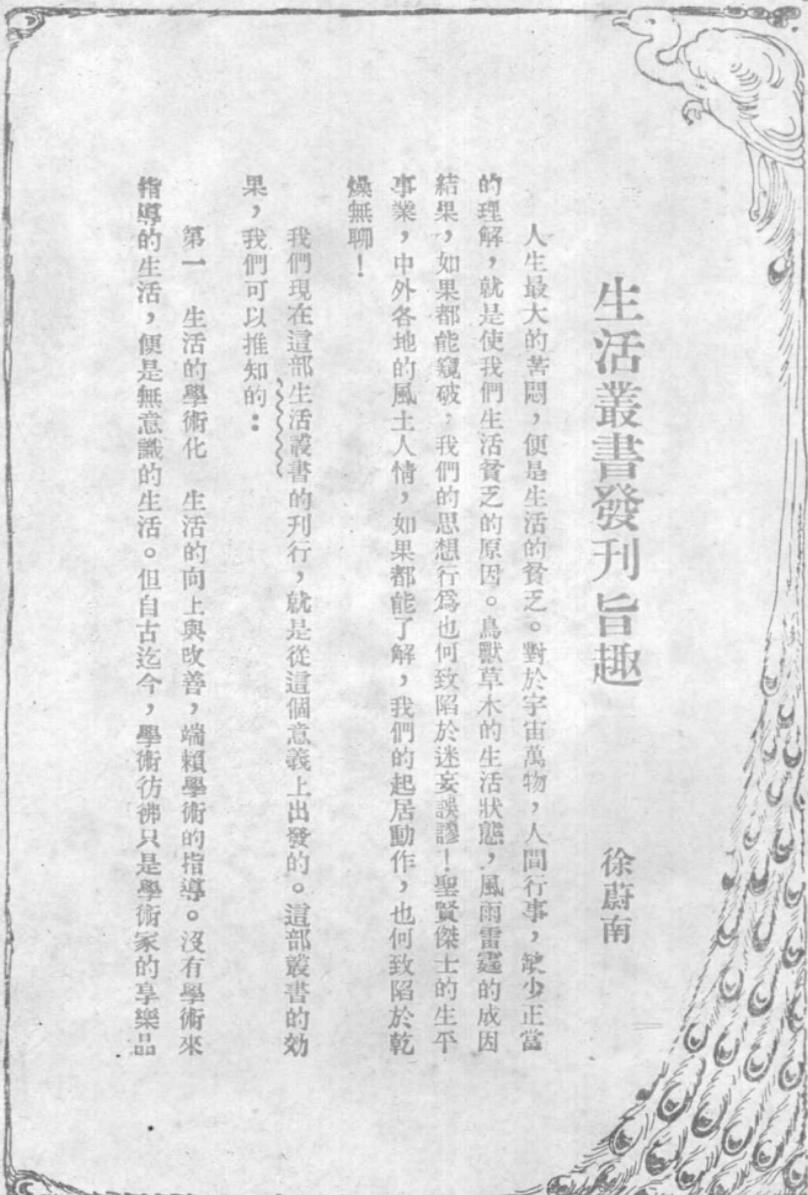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著者 葉秋原
出版者 世界書局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注 意

本書定價業經改訂
依廿五年七月
份新訂書目為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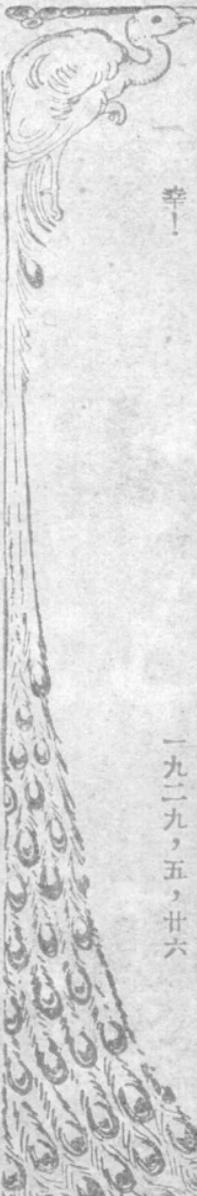
生活叢書發刊旨趣

徐蔚南

人生最大的苦悶，便是生活的貧乏。對於宇宙萬物，人間行事，缺少正當的理解，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。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，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，如果都能窺破，我們的思想行爲也何致陷於迷妄誤謬！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，中外的各地的風土人情，如果都能了解，我們的起居動作，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！

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。這部叢書的効果，我們可以推知的：

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，端賴學術的指導。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，便是無意識的生活。但自古迄今，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



，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：務使學術就成爲我們的生活；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。

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。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自然，人物，歷史，地理，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，而且編輯的方法，以興味爲中心，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。

以上所述，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。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，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；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。

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，現在方得陸續印行，與世相見。當此叢書刊行之始，謹將叢書旨趣刊布，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，是幸！

序

到美國去的理想，從小時就發生，如今不但已經現實，並且已經成爲過去的了。很想寫些美國給我的記憶；蹉跎至今，不覺回國後已經兩年了。

這本美國生活，總算爲了我死去了的生活，作一個紀念。其所敘寫的，可說是美國生活的我觀與我底美國生活的兩部。

生活一定須從經驗得來，一定須要時間與金錢的兩個成分。

生活的享受，是刹那的。延長這刹那，是愚笨。

無所謂悲哀與快樂，這是一個物件的兩方面，

一切生活的享受，是無聊的。

我感謝我底葉杜蘅，因爲她督促我寫成這本書。

最後，我向許多在美國時候的朋友致謝，因爲他們給我許多生活上的回味。

；其中特別應該致謝的是 Miss Orah Cole, Miss Katherine Bell, of Indian, 及 Miss Phyllis Ling, of Syracuse, New York。

葉秋原

一九二九，四，十。

目次

第一章 太平洋中

總說——美國汽船的設備——神戶、橫濱、東京

第二章 大陸橫斷

西雅圖一瞥——橫斷美洲的鐵道——美國的火車

第三章 大學

總說——希臘組織——兄弟會——姊妹會——不良少男少女——男女同學——男女同學的非常問題——大學生的日常生活——運動——出版及其他——大跳舞會——學生軍——學期制與學季制——上課——攷試——移民調查的嚴厲——中國學生赴美須知

——國際會——中國留美學生

第四章 都會

五五

緒論——西洋文明的中心——都會生活——美國的都會——美國都會在法律政治上的
地位——西雅圖——自己勞動食堂——白羅明燈——芝加哥——運動場博物館美術館
飯店——各種戲院——夜總會——美國的典型都市——出版事業——美國鐵道中心——
——芝加哥的市政——世界未來的大都市

第一章 太平洋中

一 總說

春之雨蕭蕭，人事闌珊；坐在斗室中，心緒飄渺。生活不滿足，居留於中國之第一大都上海，光陰容易，忽忽間，一瞬三年。因為學生時代經濟制限，生活的享受絕難。除在如蟻如鼠的貧民窟中避風雨，偶而涉足電影場而外，享樂是絕無僅有，心緒潦倒。

春日陽光和暖，清風輕淡，郊外步道上，見佳侶攜手同行，益使人感傷獨行踽踽，趣味索然，尤其因為想到西洋少女底姿態輕盈，嬌媚，秀麗。因為西洋樂土的時時入夢，西洋行，西洋行的念頭，於是佔據了我思想底全部。

中國物質文明落伍；而現代人對於物質生活的享受卻是必要。西洋物質文明發達極點，於是使人羨慕，夢想：西洋行，西洋行，去享受物質文明。

我在中國，教育機會沒有，完善的大學甚少甚少。智識慾滿足難，西洋教育事業發達，還是西洋行，西洋行。

爲了上述的理由，我的西洋行意志，非常堅決。上海的生活愈趨愈下，枯寂，我決計到西洋去了。

西洋範圍頗廣。法文不能，法國不能去。德國也不能去。西洋物質文明在美國最爲發達：汽車事業，全球稱霸；鐵道四面通達；運動趣味濃厚；電影獲得世界中心地位。一切，關於美國的一切，時時傳來；美國的游思，乃常縈魂夢。英國保守氣味濃，偽善的氣息重。愛丁堡的堡壘，蘇格蘭的高原，彭斯，華慈華司，拜輪等人的故居拜訪，雖年來時時存在腦際。然倫敦的博物院吸引力終不及紐約的華爾華資大屋；白根漢宮終不及白宮；泰晤士河的河畔草青青。

終不如哈特森；曼却司特的烟突終還不如比茲堡。日落的美，終不如晨曦。大英帝國顯然有一種衰退的現象。人說是一種偏見。誠然，這是一種偏見。但是這至少對於我是實情，紐約、芝加哥高屋是鋼的屋，終竟要比威司明司特的磚石屋好看得多。現代的世紀是鋼的時代；現代人所要瞻仰的是現代的文明。過去的，一切過去的是被淘汰的，是落伍，現代人是對於現代文明的享受而不是對於過去加以留戀。去到美國——那兒是現代文明具體的表現，資本主義到極度的發達地。

我底美國行就如此的決定了。

忽然飛來移民新律實施消息，護照美國領事拒絕簽字。美國行能不能成了疑懼。時將有美行之朋儕以電信致華盛頓國務院詢問入境手續，紛紛致電，而答復杳然。彼輩心中慮焦萬分。我則怡然自若——雖不免也有些不安，一面却赴mm汽船公司詢問馬賽行船期。我當初的意思大有赴美不成轉赴巴黎，同時又

向交涉署領取護照。正在這時，美國華盛頓國務院飛來電報，准一律渡美人等暫行，我於是只好向A.O.L汽船公司繳了船價領了船票，作我的美國旅行了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，秋高，氣爽，涼風拂袖，蟬鳴不息，上海街道上紛紛聚議崑山方面的戰爭。上海的繁華，却憂慮戰爭底結果——因為它會帶來擄掠、募債、善後等等惡與好的名目與現象。家鄉——盧永祥底大本營杭州——人憂懼。慈母淚落，游子遠行。同時在上海黃浦江招商局中棧的格蘭總統號船旁（A.O.L. Str. President Grant），氣象萬千，來者均美女少男；鐵箱皮靴行李也大批送來。正午，汽笛一鳴，軍樂聲洋洋頓起，輪機漸漸鼓動，紅綠紙帶，隨着輕風飄蕩。人人與親愛的人離別了，此去一年，兩年，三年，後會期遠，相思淚洒；同時人人又故示鎮定，露笑容，揮手巾，輪船卻已漸漸離岸。

汽船離岸漸漸遠去，送行者多半歸家，我的老父還沾在碼頭，仰着頭在看我。船行愈遠，他還站着，他底影子漸漸移動，走了。一方是悲涼，一方又是刺

戟震動，這就是我當時的心情。

吳淞口外，海水黃濁，四邊陸地不見，一片黃水。從甲板上遠望，胸境開拓，覺得海真偉大。汽船很寂寞地在黃海中行。我十八年來從未有過遠行，足跡不出蘇浙；今番去美，行程遠，人地疎生，不免恐懼起來。回想當時老父的觀送；現在孤身獨行，親朋毫無，前途渺茫，突然感到寒涼，鼻子酸了，淚一滴一滴地濕了我的衣襟。

誠然，這是我第一次的落淚，或許淚落的意義毫無。但當時的心情，的確使我如此。

二 美國汽船的設備

格蘭總統，美國提督，在東方綫貨客船中被稱爲旗艦，載重二萬一千噸。其先本預備爲德國魚雷潛水艇所擊沉，故建造甚草率。一等艙中生活頗安適。因

此番乘客擁擠於一等艙，每室三人。室內有西門士軟床，地毯，水瓶、電扇、盥洗具、裝飾檯，一切現代設備俱全。食堂清潔可愛，宛似上海名飯店中之食堂，座位舒適。此外，公共室有社交堂，堂內陳設華麗，地毯甚厚，沙發亦軟，壁間列名畫，復有鋼琴，留聲機，像紳士家庭中的客堂一般。吸烟室、男女俱樂部、論談、遊戲、渴有飲品，為全船中趣味最濃厚者，像一個俱樂部。此外茶室，寫字室等都陳設富麗。

船中飲食每日七次。晨間六七時許，尚未起床，侍者以水菓珈琲等進；及起，八九時光景，早餐，十一時光景，餅乾、茶，一時，午餐，四時茶，八時許晚餐，十一時許小喫。

食堂中座位有定，其菜單皆用法文印。對於法文，對於法國烹飪毫無研究的人，往往莫明其妙，胡喫一番。在西洋人他們連水菓珈琲也不過吃五樣或六樣。在這般不明常識，不知禮貌的中國青年，單是第一批曾點上兩三種，這種照

食譜的喫法，真正弄出了好多笑話。不但是西洋人笑我們會喫，就是在旁的中國人侍者亦覺得非常好笑的。笑罵由他笑罵，喫則儘可由我大喫。

這是如何一件蠢的事！一個集團有一個集團的生活。到了一個集團裏，應該體會那集團的生活。要是不屑體會，還保守原有的集團生活，請不必參與那集團，除非那集團的勢力微薄，不足以相競爭。

寂寞的海行，終日閱書吸烟，甲板眺望。新秋天氣高爽，涼風輕輕吹來，使人舒適。月亮高懸天際，疎星點點。遠遠的燈光，時起時落；海上的電燈，徐徐呈現。忽然，燈火萬家，面前是一個商港了。

——這是何處？

——門司。

我曉得我底輪船已到了日本。

三 神戶 橫濱 東京

一夜睡眠中，夢想着日本風景。鳥居，神社，銀座，淺草，吉原（Yoshiwara）等等都來入夢。翌日甲版眺望，風景異常美麗。海洋巨船此刻似行在湖中。水淺色碧，兩岸青山，山下木屋，湖中島嶼青葱羅列，白帆一二。美極，妙極。蓬萊真是仙島。——從我小時所讀的地理書籍上，我知道我們是在瀨戶內海中進行。

神戶到着。拜謁神宮。歸途不明，只好依賴人力車夫了。到了碼頭，人力車夫向我需索車費至一圓之多。我日本語不通：他同我屢屢交涉，意思不懂。我甚而至於疑心他到敲我竹槓。我大為詫異，因為在中國黃包車夫的價值，甚為便宜，何以在日本，一點點路要我這許多。衝突間，幸同船馮君，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士，在日本有九年之久，日語流暢非凡，前來加以解釋，才恍然大悟。原來日本的生活程度高，人力車資官定，不像在中國一樣。

汽船自神戶出帆，沿途風景遠不如前。瀨戶內海之青葱小島，均不見。惟一

二漁舟，遠遠點綴風景，一片水，惟一面日本島的山崗起伏，隱約可見，遙想彼岸必名古屋一帶地。名古屋——啊，友人曾謂是處日本美女產地。

舟行漸漸遠，山崗不見。次又見綠水，橫濱到着。瓦礫斷棟，道路高低不平，震災殘跡各處都是。震災前橫濱一代繁盛，豈知剎那間盡成大灰燼！令人不勝感慨。

在橫濱寄港中，作東京行，沿途風景極佳。東京灣可以瞭望，中央驛極雄偉，對面爲日本郵船會社，高屋矗立，氣象萬千。我當時預備作小石川之行。初來路途不識，用中國語文問巡察，他繪圖指示甚詳。不得不嘆日本警政之佳。後同了友人游日比谷，上野，見各處皆搭草棚以居震災難民，侷促流離，爲狀甚爲可憐。

因爲汽船出帆期近，匆匆離東京遄回橫濱。淺草，吉原等地久聞其名，終因時間的關係而未會前去，遺憾之至。橫濱出港，汽船漸漸向北，太平洋壯觀頓